

煮海

夏夏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煮海／夏夏著
- 初版. -- 臺北市：聯合文學，2010.06
200面；14.8*21公分. -- (文叢；486)

ISBN 978-957-522-883-5 (平裝)

857.7

99010395

聯合文叢 486

煮海

作者／夏夏

發行人／張寶琴

總編輯／王聰威

叢書副總編輯／杜晴惠

文學叢書主編／鄭順聰

副主編／蔡佩錦

企畫編輯／張晶惠

美術編輯／林佳瑩

校對／夏夏 張晶惠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蔣大中律師

出版者／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110臺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

電話／(02)27666759 轉 5107

傳真／(02)27491208 (編輯部)、27567914 (業務部)

郵撥帳號／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

網址／<http://unitas.udngroup.com.tw>

E-mail: unitas@udngroup.com

印刷廠／瑞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231臺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

電話／(02)29178022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出版日期／2010年06月 初版

定價／280元

copyright © 2010 by Shia Shia

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78-957-522-883-5 (平裝)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幀錯誤、請寄回調換》

¥91.00

港台書

煮海



● 夏夏／著

聯合文叢

486

目次

推薦序

島與海 廖鴻基

倘若不能和我一同穿越那傾天之海 童偉格

煮海

附錄

劇本：煮海的人

後記

199

164

9

6

4

推薦序

島與海

廖鴻基

煮海

多年來無論書寫、上課或講演，「島與海」是我試著一再闡述，並不斷拓展與深化的題目，為的是想讓這並不自覺與海有關的海島願意轉頭看見海。無垠對比有限，大海雖然如天險般阻隔海島，但確實也提供海島無窮的向外探索機會。

讀了夏夏《煮海》這部小說，訝然於原來島與海也可以用這麼美的方式延伸開展。讀完這本書後，感想一如書中第十四章中出現的那一句話：「永遠無法從別人身上得到自己沒有的，卻是透過對方看見自己缺少的。」

《煮海》寫的是雨季中島嶼受困於風浪，人受困於離島的故事。人物、場景都出乎意料外的簡單：幾個在地人，幾個外來者，其他或與情節有關的一切，都朦朧在這片風雨之外。

一季風雨，中斷了的航班隔離了這座海島，進不來的和出不去的，世界被暫時隔離在遙遠而無著的雨聲以外，舞臺於是濃縮於人世的邊緣角落。受困的每個人都成了群島中一個個四散的離島。

雨落個不停，像一團濕濡的水霧罩覆著這塊遺世獨立隨時會被淹沒的小島，聚焦鮮明，島上的人或可安於現狀，也可以焦慮不安，或積極地想要突圍脫困。呼喚一直都在，習慣上的、記憶中的、欲望裡的、到不了或回不去的，總是風風雨雨，濤濤浪浪。

大海既是箝制，相對的也是開敞的通道，不安似乎來自抵抗、來自掙扎、來自逃避……其實面對的都是自己。

文字像音符，整本書宛如一首清淡幽柔的曲子，作者文字風格素淨雅致，難得的是並不空無，充滿靈氣的語言如澄清的瞳孔時時透露著現今社會難得一見的真实和誠懇，輕輕的，但都扣指重處，隨著閱讀的流動，讓我經常停下腳步讚嘆，也隨時都在期待，也許下個轉彎處遇見驚奇，或是震撼。

每個人都是一座獨立而自主的離島，每個人也多少曾經被無垠的茫然所圍困，象徵愁苦的雨水綿綿密密始終不絕，總是幾日晴朗，隨後又飄來陰雨。

親情、友情、愛情，看似近切但可能都間隔如海的距離，近或遠沒一定的標準，離、聚似乎的關係的一再整理，不一定是誰離開、誰靠攏，有可能是新的限制，也可能是新的出路。海與島的現況，是千萬年來彼此修持的短暫平衡狀態。

雨總是下到你來了為止，但有時你的靠近帶來的又是另一場風雨。

推薦序

倘若不能和我一同穿越那傾天之海

童偉格

煮海

「大人總認為小孩子誠實地在看待發生的事情，但有時候事情的狀況不經過一段時間是無法理解的。」

「幸好這裡的時間特別多。」Chang說。

「或許吧。」老門房嘆了一口氣，「不過阿凱本身得要花時間去接納許多情感才行。」

夏夏的小說《煮海》裡的沙門島，是座表面平和的創傷之島：多年前一場大船難，使島內許多孩子失去父母，或許因此，在這些孩子長大成人的那段時間裡，想盡方法將島與海隔離開來，成了島民的集體潛意識。不自然的事情陸續發生：阻絕海與島內潟湖的堤壩建起了；運輸量較大的船被默默禁用了；甚至，只要天氣不好，航運就會無條件中斷。這改變了島民的生活方式與島的地貌，但矛盾在於，或許正是因為這些「不自然」，在觀光客眼裡，島反而成了安靜平和的難得之地。

自小生活在島內的阿凱，和現在這樣子的島一樣，來自故去的那場災難：如果災難沒有發生，阿凱的父母不會認識，此刻這樣子的阿凱和此刻這樣子的島，也都不會存在。如此看來，阿凱將她在島默默成就的各種禁律中，所察覺到的某種橫暴的單調性，聯繫上自己命運時（「那道不容人置疑的閘口也將她與更多可能的未來，一併圍堵在如同一灘死水的潟湖裡」），實在無法像許多同樣在封閉小地方長大的孩子們一樣，只感到某種單純的怪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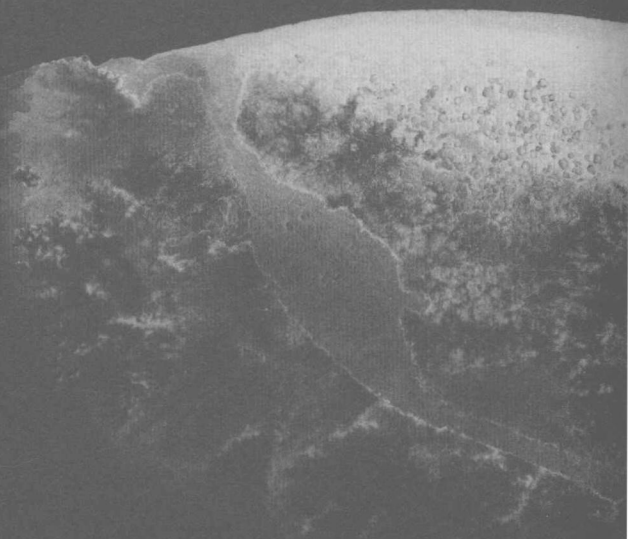
也許因此，在阿凱心中，那所有一切的多義之物（載母親來島的船，父親負責的碼頭控制中心，島內總是如此漫長的雨季，觀光客 Chang 不背負原罪的目光等），都隨著時間一一就位，終於變成了她「必須如此通過」的必然選項。如此，我猜想，阿凱那在現實邏輯裡，顯得不太必要的雨季逃離行動（現實邏輯是：她其實只要等天氣放晴就可以離開了，不需要冒這麼大的險），也就得以被我們所理解了。

因為似乎，這與其說是謀畫精良的逃脫行動，不如說是撞向防線的自我試探：阿凱所來自的那個災難根源，向遠方，向她鋪設了一條必得如此行去的路，沿著梯級下探、再下探，直抵父親把守的空曠；而阿凱做到的是，讓這空曠發出鳴鳴的控訴，讓所有人，所有事，所有物，「都醒來對抗」這與災難同源的「我」。所以，這不再可能是在神靈的恩准下，張生與東海龍王女共結連理那樣的愛情故事了。正好相反，不，或者該說，更為純粹且獨斷的是，阿凱向張生，Chang，提出一個遠比翻鍋、弄杓與煮銅錢還要更切身即臨的要求：倘若不能真的和我一同冒著溺斃之

險，倘若不能親眼得見我所見的，倘若不能和我一同穿越那傾天之海，你也就將失去愛我，這樣的我的能力。

這誠然，是個殘酷的要求，而在《煮海》中，夏夏靜靜辯證著一種獨斷的「殘酷」，與「深刻的脆弱」間的關聯。這使得「本身得要花時間去接納許多情感才行」這件事，在人間，果然確如夏夏所描述的，是件會令人嘆氣的、卻又彷彿不得不然的事了。

煮海



「……聲音，剛剛變成一種眼睛。」

1.

醒來第一個感覺是耳朵麻麻的。但並不是肉體上的麻，而是聽覺上的麻痺。

「雨季來了。」

早上，旅館的主人端上熱茶時，望著窗外不經意地說，宣告每個人早已習以為常的氣候慣性。

但對於島外人來說，雨季真正的特徵卻是籠統的概念。所以當雨水不厭其煩地從天上落下，起先從皮膚感受到的身體知覺，逐漸轉變成冗長的心理知覺，驚訝與煩躁並至。

戶外的雨聲已經持續一個月以上；或許更久。不管走到哪裡，都只能聽到雨點落在各種物體的聲響，規律並且持之以恆地敲打，造成一種無可反抗的倦怠感。

也許連夢境都跟著一起下雨。

旅館的主人是一位約莫四十歲的中年人，穿著淺色短袖襯衫與鐵灰色西裝褲，坐在櫃檯後面宛如守著森林交界處的使者。

在島上待了一段時間後 Chang 才了解這是島上唯一的一間旅館，怪不得連名字都沒有。旅館建築物外部懸掛的招牌，只用最簡易的字體與格式標明「旅館」這兩個不大的字。這樣一想，就發覺到島上的店招幾乎都是如此，只說明每家商號的功能而沒有店名。

「船班暫時不會開了。」他走到櫃檯前，從桌型展示架上抽出船班時刻表時，旅館的主人從書本裡抬起目光對他說。

「這裡的情況就是這樣，只要連續下幾天雨，海面能見度就會變得很差，海上的狀況也不是很穩定，為了安全起見，所有的船隻都會停駛。」旅館的老闆說。

「停駛到什麼時候？」Chang 還是不甘心地翻著時刻表，希望找出一些例外。畢竟跟公司請假的時間快要結束了，不趕快回去是不行的。

「一直到天氣轉好，船班才會恢復行駛。」旅館的主人把書闔上，「以前啊，曾經發生過意外，非常慘。船上幾乎都是島上自己的人，一口氣死了好多人。從那次以後，就沒有人想要再冒這種險，所以才會有這樣的規定。」旅館的老闆用手指了指掛在牆上的照片。

在櫃檯左側的牆面掛著各種尺寸的黑白裝框照片，一看便知道是年代久遠的紀錄，與地磚十分相稱。

Chang 走到相片前，「這些都是？」他轉頭問旅館的主人。

他看到的是一張學校運動會的合照。小孩子們身穿淺藍色短袖短褲運動服，手上端著飲料，

冰涼的水珠浮在瓶身。後排站著幾個大人。有些人看著相機鏡頭，有些人沒有。

「不是全部。但很多小孩子因此失去家人。現在幾乎都已經長大成家，也有自己的孩子。那艘大船沉了以後，島上都改用現在看到的中型渡輪，控制每次的乘載人數。如果因為人數達到上限而買不到票的人也不會抱怨，大家都習慣了。」旅館的主人把雙手一攤，「所以囉，誰也不知道船何時會開，就像沒有人知道雨什麼時候會停。」旅館的主人露出神祕的表情。

旅館大廳的地面鋪著棋盤式的黑白地磚。櫃檯、電視、衣帽架、書櫃、報架、飲水機整齊地安頓在各自的角落，等著走出下一步棋路，卻不知已等了多久，而逐漸失去所屬的彩度。

基本上說來，這個在地圖上不受重視的島嶼，其氣候在氣象學上可區分為乾季與濕季。

但是這兩種季節卻沒有在時間的輪轉中得到平均的分配，而是濕季壓倒性地涵蓋大多數的時候。即使是月曆上明明白白指出的乾季，有時候也會霸道地下起雨。要計算到底下了幾天雨，倒不如計算沒有下雨的天數要容易得多。

不過無論如何，島上從來沒有像這次如此長時間連續下雨的紀錄。就算是在一般的濕季中，也總會間歇地出現偶爾的朗照，供大地喘息的機會。這場雨在所有可預期的計算之外。

持續性的行為總能與時間抗衡，並且消滅時間移動的軌跡，而產生逸出時間運算之外的荒謬感。雨到底下了多久？人們只能聳聳肩，將眼睛飄向被雨束籠罩的海面，彷彿透過起了霧氣的玻

璃觀看世界。

不知不覺中，已經身陷在雨的世界裡不知道有多少天了。

坐船抵達島嶼的第一天是晴天。站在渡輪甲板上，可以從澄澈的視野中望見島嶼植物的欣欣向榮：好像整座森林裡最得天獨厚的一顆石頭，布滿各種苔蘚菇菌類，生意盎然。船隻一靠岸更可以感染到島嶼純樸的熱情，每個人張開的雙臂都寬敞得足以停泊一艘船。

船上的乘客依序下船的時分，船尾的艙門也卸下一箱箱民生物資。島嶼的食衣住行都用那些方形的箱子運渡回來。

Chang 在乘客中是少數的生面孔。大多數的乘客都是島上居民，外出採買與辦事，就像在別處地方的人們搭公車出門一樣。下了船後，他沿著碼頭大道走，直到遇見這家旅館才安頓下來。事實上他隨身的行李不多，由於這趟出遊是臨時起意的安排，在港務大廳的電子看板上看到即將出發的船班，就拎著輕便的行李跳上船了。

其目的只是為了到一個無人認識的地方休息幾天。樣式簡單的手提行李裝著幾天份的換洗衣物和兩本書，如此的程度而已。

因此到達的頭一天，他其實哪裡也不想去，只是在島上的碼頭大道上閒晃。街上的商家連接並不十分緊密，且幾乎沒有任何同樣性質的商店重複出現。大概因為是一座小島，居民人口也不

多，所以沒有其他地方的競爭氣息。想到此，就覺得自己幸運得挑對了落腳的地方。如果是到了觀光氣氛濃厚的度假勝地，就不能像現在這樣悠閒地踱步，用餐時間更得忍受一桌桌觀光客大聲的喧譁與狂妄的拍照。第一天，Chang就在這樣暗自竊喜的心情下度過。

第二天早上在旅館餐廳用過早餐後，Chang向櫃檯要了一份官方印製的說明手冊。

從攤開的地圖上看來，沙門島的形狀像幼兒剛學吃飯時圍在胸前的圍兜，細長的綁帶部分則是現實中狹長而筆直的地形，在北端圈圍出一個潟湖，主要碼頭也建造在潟湖陸地邊緣。至於狹長半島式的陸地底端則分別建了兩座燈塔，像蝸類的觸角，作為觸探島外世界的第一個感覺器官。

島嶼四面環海，中央地勢較高，多為丘陵，沒有險峻的山脈或是深壑，大體說來是和藹可親的地理環境。沿著逐步緩升的地勢，島嶼周圍都是可耕作的平坦地形，在東邊更有稍大的平原可以進行大面積植栽，不過因為人口不多，所需要的糧食以現有的零碎土地種植就足夠，所以東邊就放任其生長成森林。

居民多和樂安穩地定居在島嶼的西邊與北邊。臨海，自然有漁獲，幾乎是搭著簡陋的機動馬達船在海裡撈一撈，就能有足夠吃上幾天的漁獲量。當然，另外也發展一些魚肉再製品，作為飲食上的口味變化以及少部分的外銷。

島嶼距離最近的大陸地需要半天以上的航行時間。因為沒有足夠的面積，所以沒有機場，對